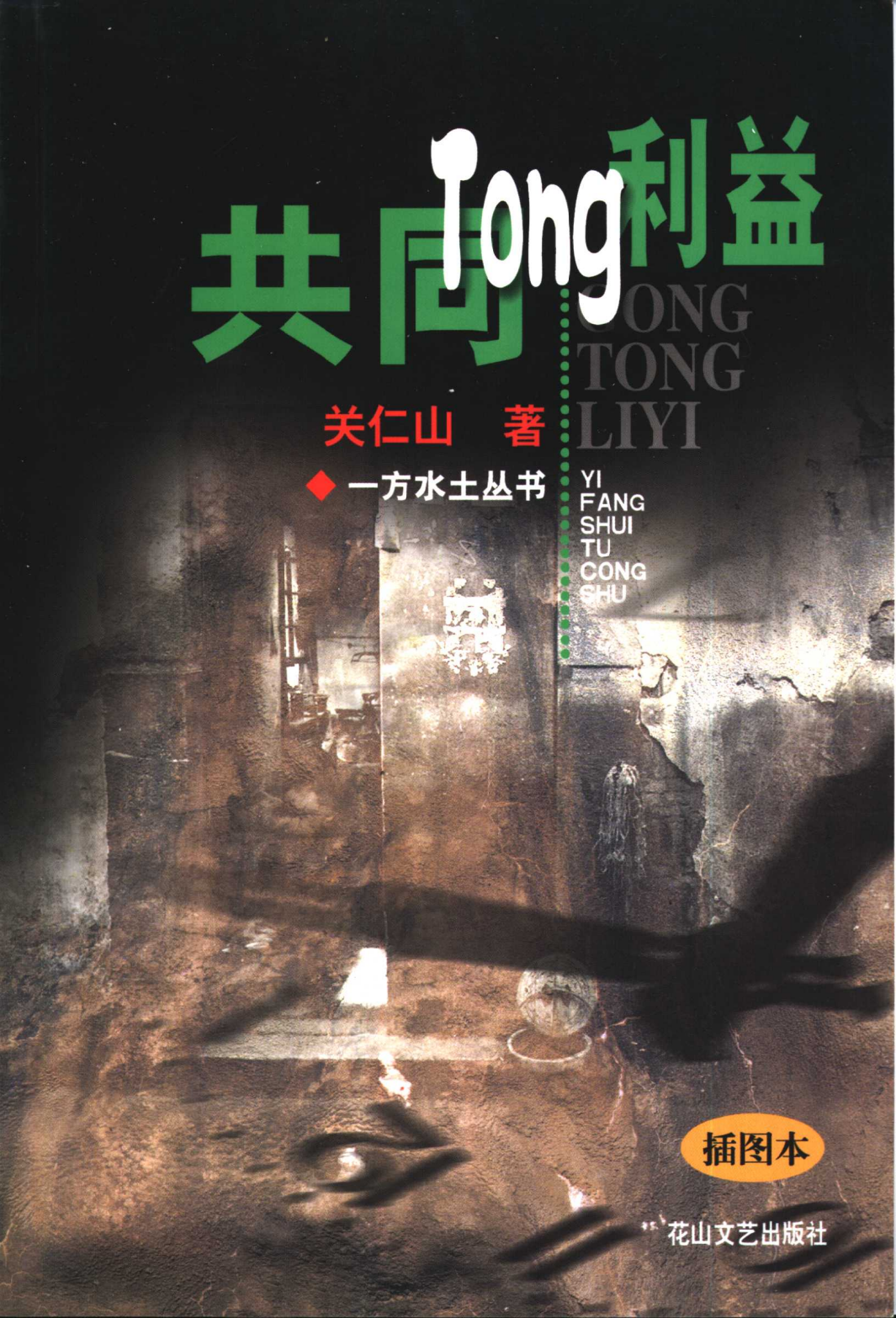


共同利益



关仁山 著

◆ 一方水土丛书

CONG
TONG
LIYI

YI
FANG
SHUI
TU
CONG
SHU

插图本

花山文艺出版社

13

共同利益

关仁山 著

◆ 一方水土丛书

CONG
TONG
LIYI

YI
FANG
SHUI
TU
CONG
SHU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同利益/关仁山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一方水土丛书)

ISBN 7-80673-237-3

I. 共… II. ①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3549 号

一方水土丛书

共同利益

关仁山著

策 划:谭 湘

责任编辑:张根树 李 爽

美术编辑:赵小明

装帧设计:蓝海洋设计工作室

内文插图:魏清河

责任校对:齐 欣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址:<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5.5 印张 362 千字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6.00 元

ISBN 7-80673-237-3/I·142

目 录

第一章	蓝色背景	(1)
第二章	祸起萧墙	(26)
第三章	浪漫的挣扎	(49)
第四章	请你留住这个女人	(74)
第五章	绝对陷阱	(91)
第六章	划过腐败楼里的声音	(114)
第七章	惊心突变	(140)
第八章	市长遇难	(164)
第九章	大梦醒来迟	(210)
第十章	生命隧道有多长	(238)
第十一章	黑白两道	(279)
第十二章	没有悲伤的年代	(308)
第十三章	追捕者背后还有追捕者	(327)
第十四章	幕后情感热线	(357)
第十五章	人生每日提醒	(372)
第十六章	真实的心路历程	(399)
第十七章	民间教父	(431)
第十八章	黎明前的闪电	(458)

第一章

蓝色背景

1

事情的起因牵涉到一个名叫司欣颖的女孩子。

这年头，谁不信迷信谁头疼。李云朋到海平市上任的头一天，在海平市街道上碰着一个算命的，说他这个人十天后有艳遇，艳遇之后就跟着是一场人生挫折，即使不翻身落马也得脱一层皮。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从不信命，可是到了十天后的上午，他竟然在海平境内的龙化县与司欣颖邂逅，事情的前前后后几乎跟算命先生说的一模一样。这是春天，春天是人和大海都不怎么安分的季节。

李云朋想起来有些后怕。那天阳光明媚，为情所困的北京女孩司欣颖在龙化大桥上疯奔跑，桥下的海水就像为她助威似的，汹涌呼啸。紧追其后的是司欣颖的恋人骆宁，女的奔跑男猛追，那画面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过了一会儿，李云朋的奥迪汽车出现在大桥上，车里的李云朋和司机都没有注意，一个长发女人不顾一切地狂奔着，桥面上响着一串轻软急促的

1

脚步声。她娇美的身体云朵一样地飘起来，白嫩的脸颊上似乎还淌着泪水，她是怎样跌倒在奥迪车轮下的，李云朋根本没有看清。

这一切都在过分自然和过分突然之中。

难道这真的有什么不祥的征兆吗？李云朋是十天前被宣布出任海平市副市长的，尽管他有杨副省长这样的岳父大人给撑腰，但是来到海平市，自己还是十分谨慎的。这种紧张情绪来自他的前任张副市长的压力，这个张副市长刚刚被“双规”了。张副市长与李云朋同龄，与他是省委党校四期二班的同学。张副市长是怎么堕落的，他几乎不知。当省纪委书记在典型案例通报会议上痛斥张副市长是个“五毒”市长时，他简直吃了一惊。这五毒与社会上的五毒不同，说张副市长“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从此“五毒市长”之称不脛而走。李云朋接手了“五毒市长”的工作以后，也感觉海滨隧道工程的浩大，很容易滋生经济犯罪。当李云朋真正深入进来才知道，在张副市长的五毒中，“贪”并不占第一位，他仅收受贿赂七十万元，排在第一位的竟然是“吹”，张副市长把自己主抓的工程和企业吹得天花乱坠，每年的宣传经费超标严重。而张副市长传播最广的是“嫖”。张副市长在接受审查时供认，他担任副市长的五年间，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超过百人，其中有想升职的下属机关干部，有他分管企业的下岗女工，有想从海滨隧道工程中揩油的个体女经理，还有求他办事的宾馆服务员，当然也有从歌厅带回的“三陪女”，其细节让人发指。社会上有的行贿人员常说，不怕共产党人讲原则，就怕共产党人没爱好。人们渐渐发现张副市长好色的毛病，就常常拿女色诱他就范。张副市长有一个口头禅：我是男人，是男人就有七情六欲，男人除了拼命地干事业，还要拼命地干女人！一个阳痿

的男人能干好党的工作吗？

李云朋从省城来海平上任之初，妻子杨岚反复叮嘱他，她可不希望李云朋成为明天的“五毒市长”。李云朋对妻子说，你小看我了，我会经受考验的，我会成为海平的一任清官的！杨岚用审视的目光盯着他。过去的时候，妻子杨岚对他的话蛮有信心，可是当张副市长的丑闻暴露之后，她心里真的没底了。张副市长是李云朋的好朋友，在党校上学的时候经常到家里来，她看出他是个内心痛苦的人，如今的年轻干部怎么说就变了呢？不能不说环境和地位一变，有时对人是一种毒害！而李云朋觉得，那些官场上拼命寻欢作乐的人，内心中最少欢乐！

汽车疾驰着驶到桥的中间地带，李云朋的思绪刚刚转移过来。

今天的李云朋去距海平十几公里的龙化县出席一个会议，崭新的黑色奥迪在雾气笼罩的海滨公路时隐时现。海滨的风景使李云朋心情好了，渐渐忘掉“五毒市长”带给他的阴影，他周身的血液在加速流淌，他找到了一种叫做“春风得意”的感觉。他打开车窗，湿漉漉的海风涌了进来，这使他因兴奋而燥热的身体舒爽起来。海风温柔地抚慰了一阵他的身体后，掳走了他膝盖上放着的一张纸，那张海平地图飞了出去，然后在天空飘起来。李云朋紧张地看着，他忽然脑子闪烁出灵感的火花，冒出一句充满诗意的语言：“我理想的海平在蓝天上舞蹈。”他本来不想把这句话说出来，但他一不留神脱口而出了，而且像青年人一样抒情，这样的情形让他在司机和秘书面前有些难为情。小张的脸微微发红，大概是替市长难为情了，但他很快就称赞道：“佳句，佳句，没想到李市长还是诗人。”司机看见李云朋来了兴致，就笑着附和说：“李市长好嗓音呀，跟

那赵忠祥差不多!”这一表扬，分散了注意力，他狠踩刹车，一道刺耳的声音划过时，一个女子已经躺在了地上。

后来，李云朋每当想起这一情景时，心里就说：“都是灵感惹的祸!”

被撞倒的女子是司欣颖。她仿佛从天而降，李云朋只看见那件红色的风衣跳跃了一下，司机惊慌地说：“糟了!”

李云朋打开了车门第一个跳下车，他看见女子仰面躺在地上，像一幅铺开的美丽的画，光鲜的额头破了，在渗血，又像是画上滴落的油彩。

李云朋说了一声：“快送医院。”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女子扶上了汽车。就在这时，追赶女子的那位男子喊叫着赶到了车前。他指着司机喝道：“你有眼没眼啊?”又俯身将头伸进车里，惊恐地看着女子问：“欣颖，你醒醒啊!”

那位叫司欣颖的女子似乎比他还要清醒许多，她睁开眼睛，微微一笑，抬起脚来很不温柔地将男子踹下了车。

小张认识这个男子，刚想跟他说句什么，司机就一踩油门将车像箭一样射了出去，是对那个男子呵斥他的回敬。

远远的，男子依然在挥臂疾呼着什么。

额头上的血已经凝固了，司欣颖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李云朋不时回过头来看看，他想问一句“感觉怎么样”之类的话，但由于对方一直闭着眼睛，就免开了尊口。他想起刚才这个女子踹那个男子一脚的力度，觉得问题不会太大。她颤抖的身体可能来自气愤的心情。他们为什么争吵呢?

小张对李云朋说：“我认识他，叫骆宁，是骆市长的小儿子。”

李云朋说：“挺像，眉呀眼的挺像骆市长。”

司欣颖依然没有睁眼，用手紧紧捂着额头，没有说话。

龙化县医院到了。李云朋急忙下车，打开车门：“同志，下车吧！”然后就伸出手来，扶着司欣颖站起身，晃晃悠悠地下了车。李云朋开始是想让小张送她进去检查的，但对方抓住了他的一只手，他也就只好再推辞，就这样半扶半牵地和司欣颖上了医院的台阶。这时，李云朋才感觉到那只手的细腻和柔软，自己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想，救死扶伤的事是应该办的。

去了急诊室，一番消毒包扎，医生说只是表皮伤，没什么问题。李云朋却担心她有什么内伤，对着医生说：“是不是做个CT？”女医生说：“没事的，放心吧！”又看了李云朋一眼，低声道：“男人大一点就是好，知道疼人。”

李云朋脸红了，又不好解释什么，这样的美丽误会一解释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了。他懂得这个时候不说话最得体。他很陌生地打量了她一眼。

司欣颖脸也红了，他这眼神让她的心着实慌乱地停跳了一下。她急忙用话语掩饰着自己的窘态：“没事没事，不就碰破一点儿皮吗？这一碰，我的头脑反倒越来越清醒了。”她在病房里说的话没有美感，像受困的蜜蜂飞舞。

“那就好。”李云朋说。

“谢谢您了！”司欣颖看了看这个热心男人。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鳄鱼牌夹克衫，裤子和皮鞋也都是名牌。一条红蓝杂色的领带配着洁白的汗衫，司欣颖看出这汗衫是“圣罗兰”。五官端正，但说不上有多生动。他显然很有气质，就是在女孩火热的目光中，依然不动声色地保持着那种必要的微笑，必要的随和，必要的沉默。但是从外表的整洁和细致上看，看不出他内心的激荡和豪放，却透出了一个男人的机敏和智慧。这个时候，李云朋才正视着她，细细打量着这个与他邂逅的女子。这

一头黑发垂到腰际的姑娘，竟然是骆市长儿子的恋人，使李云朋有些惊讶。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他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抬头看着司欣颖。司欣颖也在偷偷瞧着李云朋，她不知怎么的突然想笑，但她还是忍着笑，嘴唇都咬白了。司欣颖有一副瓜子脸，高挺的个子，笑起来牙齿白而整齐，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一双黑眼睛比她的酒窝更迷人，被头发覆盖的脖颈白皙而细腻。她的穿戴既体面又洋气，恐怕是海平的姑娘不能比的。李云朋挨近她的身体，还能有幸地闻到她嘴里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看见过分美丽的女人就像看见过分美丽的花朵，使他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忧郁。

医院外的小张似乎比李云朋还要忙碌，这一会儿他接了两个电话了，都是催李云朋开会的。小张只是说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他深知做秘书的分寸，他不能说路上出了什么事，也不能进医院去催李市长。但他很着急，他对司机说：“你说这会儿要是撞的是个老太太，李市长会这么热情？”

司机是从省政府跟李云朋过来的，跟领导有着铁的感情，正色道：“少开玩笑啊，李市长是正派人，要真是老太太，他敢背起来就往医院跑，他在省会公园救过一个落水的大爷，你知道不知道？”

小张说：“咱哥俩开玩笑，千万可不能让李市长知道啊！”

司机道：“我能那么操蛋吗？”

李云朋和司欣颖终于走出了医院，两个人都没说话，但李云朋能感觉到女人那无以言表的情绪变化。司欣颖的头上多了一条绷带，说话的时候头也有些疼痛了。司欣颖内心猜出他很可能是个官员。这果然被她猜着了，当她问起他的时候，李云朋拿出自己的名片，说：“是我的车撞了你，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李云朋。”司欣颖低了头说：“是我不好，乱跑一通。给您



添麻烦啦！”她又笑了笑，说：“没想到你就是新来的李市长，给你添麻烦了。都怪我，那一刻真是昏了头，只顾往前跑啊跑的，对了，我叫司欣颖。”

李云朋这个时候听出司欣颖说话声音的美感来了，而且能够闻出她的体香。他点点头说：“也不能怪你，我也有责任。好了，再见吧，回去多休息！”

一阵风吹过来，司欣颖的头发一下子散开了，松松散散的。李云朋看了看她的脸庞，笑笑问：“本来是不该问你这些的话的，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与骆市长的公子骆宁为什么在大桥上争吵？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多危险啊！”

司欣颖说：“没什么不好说的，骆宁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恋人。我来看他，却发现他背叛了我们的爱情！”

“背叛了爱情？”李云朋一愣。

“是的，他跟这里的一个姑娘好上了。”

“恋爱的年轻人都这样。正常，正常啊！”

“问题是他还纠缠我！”

李云朋笑了笑：“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遇事多交流，和也好分也罢，还要好好商量嘛！我开会去了，你有什么事的话如果需要我帮忙，就给我打手机！”说着就走进了汽车里。司欣颖点了点头，看着他上了车。

奥迪汽车缓缓开走了。李云朋坐在车里就想，真的怪了，过去龙化湾有句俗话：倒霉遇花枝。难道自己后面真像算命先生说的，仕途上还有大的挫折吗？他想了一会儿，在汽车拐弯的时候，李云朋扭回头隔窗望去。

司欣颖还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他们，迷离的目光越来越朦胧。

当汽车朝着龙化宾馆开去时，小张才嗫嚅着对李云朋说：“李市长，会场那边催了三四回了！”

李云朋说：“总得给人家留一点议论我的时间吧！”

如果你嫌开会前的那段时间难挨的话，议论议论别人，很快就打发了。

龙化县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椭圆形的会议桌围坐了一圈海平市和龙化县的政府要员。海平市长骆振江、龙化县委书记罗守志均在此列。还有一位头发花白、风度儒雅先生，他就是海底隧道建设的副总指挥海洋专家司梦池。

开会时间到了，只有李云朋没有来。人们就开始抽烟，开始议论自己知道的李云朋，谈兴渐渐浓了。

“听说李市长是咱龙化人啊！”

“可不，我跟他还是小学同学呢！上学的时候嘎着呢，有一回他把一条泥鳅放进了粉笔盒，那位女老师上课拿粉笔写字时吓得尖叫一声，可逗了！”有一个常委说。

人们笑了一阵。

“李市长刚刚四十岁，是杨副省长的乘龙快婿，我看来海平是镀金的。”

“不管怎么说，这隧道工程是累人的事，他年轻、路子广，就靠他吆喝吧！”

一直没有说话的市长骆振江耐不住寂寞，接上了话茬儿：“李市长过去在省政府担任副秘书长的时候，就给我们的几项工程跑过立项，对海平工作他还是熟悉的，年轻有为，隧道工程还要他挑大梁啊！”

李云朋往会议室走着，就听见了骆市长的讲话。他知道这是市长说的奉承话，但至少也是半假半真。

骆振江摆摆手，大家停止了议论，这样一来他刚才的话倒很像是总结发言，很像是大会之前开了个小会。李云朋终于来了，他进门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大家，路上车出了点毛病，晚了二十分钟，不好意思。”

李云朋随手打开了换气扇的开关，会议室的烟气找到了逃跑的通道，统统朝着换气扇涌了过去。他走过去，坐在骆振江身边的椅子上。骆振江首先向众人介绍了李云朋。李云朋说：“今后一块儿跟大家共事，还要对我多批评、多帮助，我这个人就属那锣鼓的，不敲打不出点儿。”

会场上发出轻轻的笑声。接下去是骆振江又将会场上的每个人都介绍给李云朋。一阵寒暄之后，会议总算切入了正题。

海平市利用龙化丰富的海盐资源上马了华益化工厂项目，因为海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也就给企业发展展示出了壮阔的前景。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产品的运输问题如何解决，如果按照通常做法，产品运输绕行一百多公里抵达鱼台港，因为海平生产的煤、陶瓷、水泥等产品的外销均是这样做的。而令人为之扼腕的是华益化工厂与鱼台港的直线距离仅有十几公里，它们中间横跨了一条水域凶险的海沟。由于“隔山柴”式的取道运输，给海平全市造成的资源浪费就达近亿元。它加大了产品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能力，使海平原有的传统工业优势正在渐渐丧失，而新的经济格局也由于交通问题而无法构建。华益化工厂项目谋划之时，建设一条由龙化直通鱼台港的海底隧道也呼之欲出。几代人，多少年的梦想，早已成了海平人心中的痛，而今，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起初是张副市长主持筹建工作，但他的心思似乎没有放在

这上边。他这个“五毒”市长毁在女人手里。那个美人是个很执着的股民，执着得有些昏了头，诱惑张市长竟挪用了上千万元的建设资金，给女人炒起股来，结果一败涂地，这竟成了张副市长东窗事发的突破口。而这个时候李云朋来了，对于他来说，是天赐良机还是临危受命呢？眼前的骆市长是他的好搭档，还是麻烦？

市长骆振江是个五十八岁的长者，他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装，无论是装束还是行为举止都像个工人，事实上他确实做过矿工。他的工作作风也一如他常穿的夹克装那样质朴。他的身体很胖，眼睛细小，眼光阴沉，人中和下巴都很短，缺了两颗门牙，刚刚镶好，但是舌头常常跟新镶的牙磨擦，使他说话时带着“咝咝”的响声。

骆市长在大会小会上，都要强调一番如何做个“清官”。有一年，他向全市科以上干部推荐一本必读书《清官策》，其中介绍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事迹，有的章节他都能背诵。他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会议主要研究华益化工厂和海平海底隧道附属工程竣工的剪彩仪式问题，但在开场白的时候，他还是讲了讲“清官策”，继续把张副市长的“五毒”进行了批判，说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凡是贪污腐化的官员，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今天，骆市长将许多溢美之词给了龙化县委、县政府：“当初我们把隧道工程交给龙化县委、县政府，现在看来是正确的，罗守志他们一班人是有功劳的。”

龙化县委书记罗守志有些激动地表态了：“感谢市领导对我们的鼓励，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将来隧道通了，受益最大的也是我们龙化啊！”

骆振江看着李云朋：“这两个剪彩仪式是大搞还是小搞，你是总指挥，拿个主意吧。”

李云朋一直在想，剪彩本不是什么大事情，用得着专门召集个会议进行研究吗？再说，一个是工厂建设竣工，还没有正式投产；一个是附属工程完工，均不是大功告成，剪的哪门子彩呀？见骆振江问自己，他忙说：“我刚来，有点不摸情况，还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但人们都矜持着，不知是不是也像李云朋那样感到糊涂，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骆振江咳了两声，说话了：“我的意思呢，是搞一个大规模的剪彩仪式，把北京和省里的有关领导请来，也看看我们海平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人们听不懂，脸上挂着困惑。

骆振江顿了顿，继续说：“我知道你们会想，这不是我骆振江的一贯作风啊。我为啥要这样做呢，理由有二：一是‘五毒市长’被检察机关正式起诉，对我们海平政府的班子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上上下下对我们有些看法，借剪彩的机会向上级展示一下我们班子集团风貌；二是海平隧道没进入关键阶段，资金还有很大缺口，我们可以借此向上级争取资金。”

既然骆市长有自己的理由，大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他们的市长已经五十八岁，一贯以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为荣，难得他有这样的兴致。但对靠剪彩仪式去实验两点“理由”，到底有几成把握，似乎连骆振江自己也说不清楚。又研究了一些具体事宜，骆振江兴致盎然，临时动议，去华益化工厂参观。

刚刚走出宾馆，李云朋就接到了妻子杨岚打来的电话。杨岚说她出国的日期提前了，让李云朋尽快赶回省城为她送行，此外，杨岚的父亲杨副省长还有要事想和李云朋谈，说他错过了时机后悔一辈子的。李云朋有些为难，支吾着说：“刚上任才几天就当走读干部，不太好吧？”